

# 「北上先鋒」胡應湘： 香港「小齒輪」要跟上內地「大齒輪」



胡應湘先後參與投資內地首間中外合資經營酒店（廣州中國大酒店）和第一條合資高速公路（廣深高速公路），被譽為「北上先鋒」。

「如果真是進行改革開放，中國一定會成功！」改革開放後首批到內地投資的香港企業家胡應湘近日接受訪問，憶述自己最初對改革開放的信心時這樣說。當談到港商在改革開放中的角色，他認為「香港當然有貢獻，但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靠內地人自己的努力」。說到未來兩地合作與發展，他講得更形象生動：「當內地的『大齒輪』在轉動時，香港這個『小齒輪』也要跟上去。」

殷田靜子（中新社）

## 逾500億投向珠三角基建

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胡應湘先後參與投資了內地首間中外合資經營的酒店、第一條合資高速公路，以及曾被譽為「世界第一跨」的虎門大橋等，其對珠三角基礎設施建設的總投資高達500億元人民幣。因此，他也被稱為「北上先鋒」。

早在改革開放之前的1977年，胡應湘就到內地考察，訪問了北京、成都、重慶和廣州等地。當時，他預感到內地的新機遇就要到來了。

然而，在他眼中，那時的內地缺乏經驗和資金。「成功靠講沒有用，一定要有軟件和硬件，即穩定的政權、司法系統、教育水平；以及通訊、電力、交通系統等；更重要的是，容許人才的發揮。」他表示，當時，香港有資金，有技術，有經驗，如果能將這些資金、技術和內地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結合在一起，應該會成功。

帶著對內地的期盼和信心，胡應湘與其他港商夥伴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廣州投資了其在內地的第一個項目：中國大酒店。回顧這家內地首間

中外合資經營的酒店興建過程，他感觸最深的是基礎設施落後：內地電力不足，經常停電影響工程；僅有兩條車道的公路上「擠」滿了小汽車、大貨車、單車和摩托車，影響交通運輸。

## 國家高速公路「開路先鋒」

修讀土木工程的他對「路」特別敏感，深信一個成熟的公路網絡對發展國家經濟很重要。他預見到廣深一帶經濟會高速發展，於是向廣東提議，興建廣深高速公路。

然而，觀念的不同成為興建這條高速公路的最大阻礙之一。

「當時兩地對於公路的標準不同，概念不同，他們認為最多用四條車道，但我認為起碼要做六車道。還有很多人跟我說，他們連自行車都買不起，為什麼要建六車道高速公路？」

面對種種質疑，胡應湘始終堅信，「所有發達國家都有高速公路，反過來也是，沒有高速公路國家不會發展。」

他在公路質量上嚴格把關，堅持十分前瞻性的標準：交通監控系統、光纖通訊系統，以及全線



胡應湘表示很开心自己能參與國家改革開放進程，慶幸自己見證內地經濟騰飛。新華社

雙電源供電系統等。1997年，全長122.8公里的廣深高速公路終於全線通車運營。

## 慶幸自己見證內地經濟騰飛

看到現在內地公路網絡如此發達，胡應湘驚嘆內地的高速發展：「40年後，內地的高速公路網是全世界第一位，高鐵網也是全世界第一。內地在很多方面已經超過香港，例如創新科技和大型製造業等。」

2018年，香港兩大跨境基建項目——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橋落成，粵港澳「一小時生活圈」的交通布局已經形成。胡應湘表示，香港要認識到，大灣區對我們是很有利的，香港有很

多優勢，如法律系統、金融體系、市場經濟概念、醫療系統、服務業等等，都可以在大灣區中發揮獨特作用，應該與內地加深合作。

他很確定的一點是：「香港要主動積極融入，主動參與大灣區。如果孤立，經濟肯定不會發展得好。」

談到港商在改革開放中的角色，胡應湘認為，「香港當然有貢獻，但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靠內地人自己的努力……當內地的齒輪在轉動時，香港這個小齒輪也要跟上去。」

回顧過去40年，胡應湘很开心自己能參與改革開放的進程，也慶幸自己見證了內地的經濟騰飛，「有什麼好得過這個呢？」

# 吳國安：投資內地獲利又建功

回首國家改革開放40年，香港電鍍業商會永遠榮譽會長、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吳國安認為，港商進入內地投資興業，的確功不可沒。在這過程中，有不少港人製造了財富，更為國家和香港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他特地向記者講述了他在內地投資設廠的經歷和心得。

香港商報記者 余江強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已於今年開通，港人如今乘高鐵往來內地大城市，可朝發夕至、非常便利。回想起國家改革開放之初，在深圳西鄉投資設廠的吳國安就曾飽受交通不便與道路崩壞之苦。40年間，吳國安深切地體驗到國家交通大發展的進程以及取得的驕人成就，「你看上海、華南的發展，嚇傻你！今日中國的交通建設真是好厲害。」

## 深港兩地顛簸的「二五仔」

1989年，吳國安進入內地投資設廠。他還記得，當年由香港去西鄉雖只有短短幾十公里路，但很不好走，每天要搭香港最早班的火車到羅湖，約七點半抵達深圳，然後再轉坐小巴，大概要走兩三個鐘頭，因為道路很爛，顛簸如坐過山車。萬一不幸遇上塞車，花去大半天時間，下午兩三點才能返抵廠房吃午飯。

「電鍍廠有一個特性，就是必須依附上游工廠進行生產。譬如工廠生產了一隻碗，需要交電鍍廠來裝配加工。當年是上游工廠把生產線北移，搬到深圳西鄉，我是移船就隨到西鄉開廠的。當時，生產原料零件是最大問題，都是由香港帶進去，經常被海關查問。」當年，吳國安從港返廠相當頻繁，他常笑稱自己是周二回廠、周五返港的「二五仔」，除了要攜帶原料外，有時還帶上食米糧油等物資。由於擔心路途上的治安問題，他還故意穿上破爛的牛仔褲，免被人打主意。

吳國安在西鄉的電鍍廠有三層樓高，一層面積便有萬五呎，聘請員工100人，分三班工作，比起香港工廠的30人，他表示「好有滿足感」。他說：

「當年在香港已經是請人難，皆因電鍍業屬厭惡性行業，但內地請人很容易，因為那時是人求工，尤其是農民工，都樂意加班，因為可以多勞多得。當時，我們主要是生產文件快勞夾，要長時間站立工作。但電力供應不足，成日要停工，後來就買了部二手發電機才有所改善。」

## 引進新技術贏得新商機

1990年代，在深圳和東莞，電鍍表面處理廠有1000間之多，競爭十分激烈，但吳國安找到了新商機。他引進台灣技術，生產表面處理濾水系統，為所有電鍍廠服務。「電鍍所需的一缸藥水，經過不斷地電鍍後，會產生有機物質，長期存在會影響產品的耐用性和外觀，必須加以過濾去雜質，就像家中的魚缸養魚，魚的排泄物必須過濾乾淨，以保證魚缸內水的潔淨。」

1997年，他的電鍍過濾機開始試投產。2008年，他的工廠跟隨上游廠搬到長三角的浙江，廠房佔地百多畝，但請工人已非昔日般容易，由300個員工逐漸減少至如今的100人。

通常，吳國安是通過參加展覽去了解用家需要，然後不斷進行改良。至今，過濾機產品已發展至第五代，內地出現不少「子子孫孫」，大都成為他生意的競爭對手，以平價搶生意。不過，他堅持產品優質耐用及擔保維修，為電鍍同業提供售後服務，贏得用家的信任。「在內地電鍍廠採用的過濾機，有五分之一是用我的產品。」他自豪地說。

## 港電鍍業仍有進步空間

「電鍍廠確會造成環境污染，惟當年政府並無規



吳國安認為，港商進入內地投資興業，不僅創造了財富，也為國家和香港經濟作出了貢獻。

劃，可隨意開在民居附近。如今，一切都要有規劃，更重環保理念，在一小時或兩小時生活圈必須有適當的工廠配套，不可東西分散。」吳國安指，內地低端產業仍有保留之必要，惟須提升智能化程度，只是機械尚不能完全替代人手。

吳國安表示，香港電鍍業水平比日本還高，但仍有進步的空間。譬如表面處理可以引入高新科技，

如手機、手表均需表面處理；「香港樓房的窗框，由於近海都要作表面處理，否則很容易被腐蝕而破爛。」他說。

被問及港資電鍍廠能否「走出去」，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軍，他強調電鍍廠「依附性很強」，是不可能單獨投資設廠的，必須有上游工廠出現，電鍍廠如影隨形才有生意。